

“分野”略说

徐 传 武

我国古代常常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域，使他们相互对应，这就是所谓“分野”的观念。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天则有列宿，地则有州域。”古人将天上的列宿，作为地上州域的“分星”，如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：“所封封域，皆有分星”；又将地上的州域，作为天上列宿的“分野”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齐地，虚危之分野也”，又如汉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：“承明堂于少阳，昭列显于奎之分野。”反之，天上的列宿也可称为地上州域的“分野”，如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昔武王伐殷，岁在鹑火。……岁之所在，则我有周之分野也。”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心（心宿），宋之分野也。”可知列宿与州域是可以互称为“分野”的。分野又称为“分土”，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：“天下应分土，藩屏上国。”李贤注：“上象四七，谓二十八宿，各主诸侯之分野。故曰天下应分土，言皆以辅王室也。”

一般谈分野的起源，多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，这从其所分配的国名、州名可证。但作为原始的分野观念，起源要早得多。我们的祖先把银河拟为地上的汉水，称之为“汉”。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”又称之为“天汉”、“云汉”、“河汉”等。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，古之加尔底亚曾把天河拟为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大河。因此可以说，分野的

原始观念，可能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。我国在岁星纪年法之前，还以冬至夜半所见的星象为准，并且对照着地上的方位，把一周天从东向西，配以十二辰，这都可以看作分野原始观念的萌芽。后来又把参宿看作“晋星”，心宿看作“商星”，则把分野思想更加推进了一步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：“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阍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阍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。……及成王灭唐，而封大叔焉，故参为晋星。由是观之，则实沈，参神也。”辰，即心宿。这段记述，反映了夏、商两族的斗争，也反映了夏、商两族的族星是参宿和心宿。春秋时的宋国，就是被周消灭了的殷商的后裔，故曰“心宿，宋分野也”，宋仍以心宿为其分野，分明是其不忘先祖之意。周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旧址，就是后来的晋国，故曰“参为晋星”。又如“鹑火，周也。”鹑火为周族的分野，也是周族的族星。这类情况表现了不同部族各有自己的族星，反映了不同部族观测不同星宿以定农时的习尚。这些族星也受到各自部族的崇拜和祭祀，把它们视为神灵。《春秋·僖公三一年》：“乃免牲，犹三望。”杜预注：“三望，分野之星，国中山川，皆郊祀，望而祭之”，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。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的“分野说”，则是主要依据各个方国受封之日，岁星在十二次中的某一次来确定的。明周祈《名义考》曰：“古者分国，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或系之北斗，如魁主雍；或系二十八宿，如星纪主吴越；或系之五星，如岁星主齐吴之类。有土南而星北，土东而星西，反相属者，何耶？先儒以为受封之日，岁星所在之辰，其国属焉。吴越同次者，以同日受封也。”古人建立这种“分野”之说，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“机祥”的天象，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祸福。如岁星运行到某某星宿，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，而荧惑星运行到这

一星宿，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要发生灾祸。如《论衡·变虚篇》谈到“荧惑守心”时就说：“荧惑，天罚也；心，宋分野也”。

天上星宿和地上州域的对应方法有许多种，这可能是因为适用时代的不同，也可能是因为各占星家所采用的系统不同。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载：“保章氏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”这是分野占验之开端，但已不能详知其九州与地域怎样“分星”。郑玄注此处曰：“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，于星亦有分焉；今其存可言者，十二次之分也。星纪，吴越也；玄枵，齐也；娵訾，卫也；降娄，鲁也；大梁，赵也；实沈，晋也；鹑首，秦也；鹑火，周也；鹑尾，楚也；寿星，郑也；大火，宋也；析木，燕也。”这是按“十二次”分配地上诸国的。

另有一种是按二十八宿分配的。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角、亢、氐，兖州；房、心，豫州；尾、箕，幽州；斗，江湖；牵牛、婺女，扬州；虚、危，青州；营室至东壁，并州；奎、娄、胃，徐州；昂、毕，翼州；觜、参，益州；东井、舆鬼，雍州；柳、七星、张，三河；翼、轸，荆州。”这两种是最基本、最主要的分野方法。按二十八宿分配的，对应的地域除去按州者外，还有按国者。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角、亢，郑；氐、房、心，宋；尾、箕，燕；斗、牵牛，越；须女，吴；虚、危，齐；营室、东壁，卫；奎、娄，鲁；胃、昂、毕，魏；觜、参，赵；东井、舆鬼，秦；柳、七星、张，周；翼、轸，楚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把按十二次和按二十八宿两种分配法结合在一块，曰：

“秦地于天官，东井、舆鬼之分野也。……自井十度至柳三度，谓之鹑首之次，秦之分也。……周地，柳、七星、张之分野也。……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，谓之鹑火之次，周之分也。……”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载的分野，都是在汉代形成的，既有对先秦分野思

想的继承，也有汉代对分野思想的发展和完善。

除去按十二次和二十八宿这两种主要分配方法外，另外还有几种：

一、按北斗七星分配。如《春秋纬》载：“雍州属魁星，冀州属枢星，兖州、青州属机星，徐州、扬州属权星，荊州属衡星，梁州属开星，豫州属摇星。”所对应的七星，魁星指天璇，枢星指天枢，机星指天机，权星指天权，衡星指玉衡，开星指开阳，摇星指摇光。皆为北斗七星之内。又如《隋书·天文志》谓北斗七星：“一主秦，二主楚，三主梁，四主吴，五主赵，六主燕，七主齐。”

二、按五大行星分配。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二十八舍主十二州，斗秉兼之，所从来久矣。秦之疆也，候在太白（金星），占于狼弧；吴楚之疆，候在荧惑（火星），占于鸟衡；燕齐之疆，候在辰星（水星），占于虚危；宋郑之疆，候在岁星（木星），占于房心；晋之疆，亦候在辰星，占于参罚。”

三、按九野分配。如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按照中央和八方位把天分为“九野”，顺序配以二十八宿，又配以九州。曰：“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。……何谓九野？中央曰钧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；东方曰苍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；东北曰变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牵牛；北方曰玄天，其星婺女、虚、危、营室；西北曰幽天，其星东壁、奎、娄；西方曰颢天，其星胃、昂、毕；西南曰朱天，其星觜觿、参、东井；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舆鬼、柳、七星；东南曰阳天，其星张、翼、轸。何谓九州？河汉之间为豫州，周也；两河之间为冀州，晋也；河济之间为兖州，卫也；东方为青州，齐也；泗上为徐州，鲁也；东南为扬州，越也；南方为荊州，楚也；西方为雍州，秦也；北方为幽州，燕也。”

四、按天干十域分配。《淮南子》和《汉书·天文志》记载了一种与十个天干相配的十区域分野说。从其所记内容来看，可

知它是与十个天干分配到东、南、西、北，中五个方位相联系的。十区域分野说在古代似乎没有通行，究竟某天干相当于天上某几个星宿，也没有流传下来。

五、按“散星”分配。这里的“散星”，指二十八宿以外的其它星宿。如《隋书·天文志上》：“东南四星曰狗国，主鲜卑、乌丸、沃沮”；“西北大星曰天库，主太白，主秦。次东北星曰狱，主辰星，主燕、赵。次东星曰天仓，主岁星，主鲁、卫。次东南星曰司空，主填星（土星），主楚。次西南星曰卿星，主荧惑，主魏。”这诸种方法中，有的仍与二十八宿分配法相关联。

古代许多天文家，同时又是占星家，从占星的需要出发，也引起人们对星象观测的重视，所以在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分野说也起了某些作用。

由于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见解，所以古代诗文中在谈到某个地区时，往往涉及到与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一引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（心宿，宋分野）。景公召占星家子韦问之，子韦说：“祸当君。虽然，可移于宰相。”景公不同意。子韦又说可把灾祸移于“民”，移于“岁”，景公皆不同意。子韦赞其有德，会感动上天，“荧惑必徙三舍”，后果如其言。南朝宋张镜《观象赋》：“叹荧惑之舍心，高宋景之守政”，即用此典。荧惑舍心，即灾星荧惑从心宿徙出，心宿为宋分野，即表示对宋国的危害消失。《晋书·张华传》：“初，吴之未灭也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，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，未可图也。”牛斗为吴越分野，故此处“斗牛”应指斗宿和牛宿，而非指北斗和牛郎星，成语“气冲斗牛”即源于此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“五星聚于东井。”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“东井，秦之分野。五星所在，其下当有圣人，以义取天下。”东井，即井宿，于分野为秦地。汉班固《西都赋》：“仰悟东井之精，俯协河图之灵”，即用此典。唐王勃

《滕王阁序》：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”翼、轸二宿于分野为荆楚之地，故写滕王阁言及翼轸二宿。参、井二宿于分野指雍州、益州，宋范成大《施云光在昆山》诗：“参井忽随征马上，斗牛应挂故山前。”作者在西南地区，于分野为“参井”。他寄诗所怀者施云光在故乡吴越之地，于分野为“斗牛”，故言之。觜、参二宿于分野亦为益州，故唐岑参《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》诗中说：“星当觜参分，地处西南僻。”尾、箕二宿于分野为幽燕之地，故明杨维桢《送谢太守》诗曰：“曾开天水国，直问尾箕津。”女宿于分野为扬州之地，故唐罗隐《暇日投钱尚父》诗曰：“牛斗星边女宿间，栋梁虚敞丽江关。”女宿又名“婺女”，指今浙江金华。隋初设为吴州，因是婺女星之分野，故后更名为“婺州”。诗文中常以“婺女”、“婺女星”代指婺州。唐韦庄《夏口行寄婺州诸弟》诗：“回头烟树各天涯，婺女星边远寄家。”奎宿于分野为鲁地，故也以鲁地称“奎分”。《名山记》曰：“阙里当奎分，斯文在兹。”按十二星次分配法，鹑首于分野为秦地，故北周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曰：“以鹑首而赐秦，天何为而此醉。”

分野按五大行星相配，还又可分之为“阴阳”。以岁星、荧惑、填星表东南，故属阳；以太白、辰星表西北，故属阴，见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。岑参《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》诗：“都护行营太白西，角声一动胡天晓。”因太白为西方之星，故以“太白西”指行营在西方极远之地；因太白、辰星所主之“西北则胡、貉、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”（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），故又称“胡天”。岑参《寄西岳山人李冈》诗：“君隐处，当一星。”君隐处，即指诗题中所说的西岳华山。“一星”，则指太白金星，《新唐书·天文志》曰：“鹑首、实沈以负西海，其神主于华山，太白位焉。”谓华山上应太白之位。又因太白星为西方之星，所以言西岳华山上应太白。

分野按北斗七星分配，诸家所言不尽一致，前面已谈到两种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北戴斗极为空桐。”郭璞注：“戴，值。”以“斗极”为空桐之分野。还有一种泛言北斗为秦之分野的说法，于唐人诗文中多有反映。如唐杜甫《太岁日》诗：“西江元下蜀，北斗故临秦。”又如，李商隐《幽人》诗：“星斗同秦分，人烟接汉陵。”

用“分野说”来占验某地的吉凶，今天已经无人相信，但作为一种古代文化观念及文史典籍中经常涉及的现象，则是读古书者应该知晓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

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佚文二则（之二）

稿本《邗水杂诗》跋：

庚申二月，自邓尉探梅还，持景祐本《史记》属君直同年题跋。坐间出此册相示，玩诵连日，因敬书册尾，郑重归之。民国九年傅增湘题识。

按：《邗水杂诗》一卷，顾千里手稿本，经折装，原为已故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珍藏，1972年捐献给天津图书馆。是书《题记》及《经眼录》均未收录。

·白莉蓉·
